

黃天邁外交英才

外交長才無名英雄

抗戰初期黃天邁調任中華民國駐巴黎總領事，從南洋回國述職後，再往法國。他回到上海，住在貝祖貽家裏，正趕上八一三淞滬戰爭激烈的時候。戴笠先生和貝祖貽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正在指揮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軍，和敵人作殊死戰，經常到貝家，吃頓中飯，藉以休息。因此，黃天邁在貝家見到了戴先生。

「國家正在抵抗侵略，你爲淞滬作戰，這樣辛苦忙碌。」黃天邁看見戴先生席不暇暖，指揮別動軍對敵人作戰，說道：「此時我却要到外國去，不能參加抗戰行列，有些官費逃難的樣子。」

「不然！」戴笠先生說：「海外工作和國內抗戰，同樣重要。」

戴笠先生有一種吸引人的磁力，祇要和他打過一次交道，談過一兩次話，就會被他吸住了。而他對你，更不會忘記。祇要你有一技之長，他就會記住不忘，隨時派上用場。黃天邁就這樣受了戴先生的感召，到了巴黎，加入復興社，開始爲民族復興運動而奮鬥。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開始南進，英、美、法簡直招架不住。這個時候，黃天邁從巴黎返國，路過新加坡。鄭介民先生應英國政府聘請，去新加坡為英國訓練游擊隊，抵抗日本。一下飛機，就派人找到黃天邁。

「戴先生說你在新加坡，要我找你。」鄭介民並不認識黃天邁，雖是第一次見面，一見面就開門見山，說道：「我這一次來新加坡，沒有帶甚麼人，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幫忙。」

日本南侵，進展非常迅速，英法的部隊不堪一擊，堵當不住日軍的猛烈攻勢。鄭介民到達新加坡，還來不及訓練游擊隊，英國人已經準備從馬來亞撤退，放棄新加坡，他也祇好準備回國了。臨行的時候，告訴黃天邁：「你最好退到印度，等候我的電報，看看有甚麼事情，需要你幫忙。」

楊杰誣賴險遭冤獄

黃天邁退到印度，接到鄭介民的電報，要他暫留印度，報告那方面的情况，工作一段時間再說。三年任務結束，黃天邁回到重慶，沒頭沒腦，胡裏胡塗，就被軍法執行總監部關到土橋軍人看守所。原來楊杰在莫斯科做大使，奉派去法國辦理有關軍事方面的交涉，遇見孫科，孫告訴他：「你到巴黎，最好找黃天邁，他對法國的情况熟悉，關係好，年輕能幹，會給你很大的幫助。」楊杰到了巴黎，會晤法國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殖民地部部長，都是黃天邁給他安排的。

後來楊杰從莫斯科回到重慶，無法報銷他在巴黎亂花的錢，交不了賬，於是把這筆爛賬推到尚在國外的黃天邁身上。說他在巴黎所花的錢，都由黃天邁經手，一切請問黃天邁，推了個乾淨。黃天邁完全是以私人關係幫楊杰的忙，他亂花錢，和黃天邁毫不相干。黃天邁幫了人家的忙，出力不討好，招來無妄之災，真是禍從天上來，氣憤填胸。

幸好戴先生很快就知道他被關在土橋，親筆寫信慰問，並送棉襖和餅乾，要他把楊杰誣賴情形詳告，又派第三處處長徐業道親往看守所料理。徐業道在軍法方面很有地位，又是軍統局的處長，所以，黃天邁經他探望關照，看守所就另眼看待，不再把黃天邁當做囚犯，好像住客。不到一個月，就由戴先生保釋出來。黃天邁出牢以後，貧病交加，都是戴先生派謝力公送錢接濟他，並由徐業道爲他安排住所。

黃天邁打算把他在巴黎幫助楊杰爲委員長聘請軍事顧問及簽訂物資通過安南密約，和他被冤枉的經過，報告委員長。戴先生阻止他這樣做，告訴他：「我們遵守的信條是『體念領袖苦心』，現在領袖還需要楊杰，你這樣一報告，領袖就不好處理了。好在軍法執行總監部已經了解真像，不予起訴，案子已經銷了。所以，用不着再報告委員長。」

軍統局正和梅樂斯進行中美合作，需要有外交經驗的人才，要黃天邁留在軍統局工作。士爲知己者死，黃天邁遭受冤枉，戴先生一手給他洗刷清楚，現在要他留在軍統局，義無反顧。於是黃天邁以戴先生的機要祕書，海外區區長，兼辦和各友邦合作及中美合作所業務，留在軍統局工作。

戴笠對老美的高招

黃天邁說，假使戴先生做了外交部長，他以外交人員的經驗和眼光來批評，是最好的外交部長。

戴先生沒有去過外國，可是他對外國人的禮節，外國的風俗習慣，比留學生，甚至外交官員都要清楚。他和外國人交往，不亢不卑，絕不失態，讓人家看不起。反而因為他那種誠懇和坦率親切的態度，獲得外國人的好感。

他和外國人辦交涉，方法儘可以千變萬化，但是原則絕不改變，目標絕不放鬆。而且不達目的，絕不停止，小事遷就，大事絕不讓步。他的態度和方法，往往使外國人折服。黃天邁舉出中美合作所臨汝第三訓練班的故事，以爲例證。

中美合作所第三訓練班設在河南臨汝縣的風穴寺，副主任文強，美國總教官是戰略局的道少校。因爲美國人住的房屋是泥土地，高低不平，上面鋪了些麥秸，美國人對文強很不滿意，滿肚牢騷。第一期畢業的時候，戴先生借黃天邁蒞臨臨汝，主持畢業典禮。道少校一看見黃天邁就提出要求，他們住的地方，必須加鋪地板。黃天邁覺得茲事體大，鋪地板需要技術，臨汝的一般房屋多半是泥土地，根本不鋪地板，從那裏去找鋪地板的工人？表示很不容易辦得到。

「我們知道，就是要天上的月亮，戴將軍也能拿下來。」道少校很固執地說：「鋪幾塊地板，有甚麼

困難？你去同戴將軍說吧！」

黃天邁扭不過美國人固執的要求，祇好婉轉地報告戴先生。沒有想到戴先生毫不猶豫，立刻答應，命令文強趕緊去找木工，必須在兩天以內，把地板舖好。黃天邁真不敢相信，兩天以內，地板居然舖好了，美國人當然心悅誠服，難怪他們說，要天上的月亮，戴將軍也能拿下來。這是小事遷就，而且答應的很痛快。

畢業典禮舉行的前一天下午，戴先生要黃天邁告訴美國人，明天早上八點鐘以前，必須把卡賓槍和湯姆森機槍發給學生。因為他們已經畢業，必須拿到這些武器，持槍參加畢業典禮。

「我沒有奉到發槍的命令，不能發槍。」道少校很堅定地告訴黃天邁。

「你去告訴美國人，明天早上八點鐘以前，學生們拿不到槍支，合作立刻取消。」黃天邁把道少校所說的話報告戴先生以後，戴先生非常生氣，這樣告訴黃天邁。

這是一件很嚴重、很傷腦筋的事情。戴先生的主張絕不能改變，祇好說服道少校。黃天邁告訴他，合作協定規定的很清楚，美國負責裝備武器。現在訓練完畢，當然要裝備，根本不需要命令，也不需要請示。可是道少校堅持己見，硬是不肯發槍。黃天邁不能把局面鬧僵，不達目的，絕不放鬆，一直談到半夜，道少校實在奈何不了黃天邁，祇好答應發槍。不過，道少校說：「槍支放在山洞裏，沒有照明設備，無法取出，必須等到明天。」

「那還不簡單嗎？」黃天邁把道少校說的話再報告戴先生，戴先生說：「準備火把！立刻行動。」

學生們聽說要發槍，個個興奮，大家動手，準備火把，那種快速，令人詫異，不到一刻鐘，大家燃起火把，照耀的如同白天。道少校驚奇的發呆，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不敢怠慢，趕緊取出山洞的槍支，發給學生。第二天畢業典禮，每個學生拿着一支自動武器，精神煥發，戴先生閱兵以後，表示滿意，這就是大事絕不讓步的結果。

北方到了冬天，天寒地凍，經常在零下好幾度。畢業典禮特請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將軍參加，中午聚餐，因為沒有餐廳，祇好露天舉行。為保持菜的熱度，每桌都要有一隻火鍋。四十多桌，就需要四十多個火鍋。湯副長官對於這種場面，也感覺有些驚奇，餐後對黃天邁說：「你們戴先生的氣派確實不小，我統率數萬軍隊，住在河南要我一下集中四十多個火鍋，我都毫無把握。」

杜諾文也甘拜下風

美國人信服戴先生，不僅是梅樂斯個人和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就連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也不例外。有一次昆明發生一件美國軍官和中國軍官勾結盜賣汽油的案件，因為牽涉到龍雲的幹部，魏德邁知道是件很棘手的案子，上電報告委員長 蔣公，申述這件案子除了戴雨農將軍親自辦理，任何人都辦不通。

戴先生奉到命令查辦這件案子，偕同黃天邁和沈維翰飛到昆明辦理。黃天邁負責應付美方，沈維翰是

軍法官，負責審訊，很快就弄清楚了。美國軍官遞解回國，中國軍官依法判了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貪污案件，可惜戴先生年譜漏列。黃天邁又記不清楚，我想沈維翰一定記得，於是去看他，不幸他已染病年餘，骨瘦如柴，記憶全失，所以無法弄清楚這個案子的詳情，實爲憾事。

當三十一年六月九日戴先生和梅樂斯到東南沿海實地視察，他們在福建浦城談話，由美國裝備五萬游擊隊，協助美軍登陸。梅樂斯的隨員魯斯在旁，對他們談話的內容聽得清清楚楚。魯斯係戰局杜諾文的部屬，梅樂斯臨時把他從美國大使館借調來的。魯斯同華盛頓替梅樂斯傳遞報告，順便把由美國裝備五萬游擊隊的計畫告訴杜諾文。杜諾文野心勃勃，想要在中國戰區掌握五萬人的武力，由他來指揮，所以，在華盛頓極力活動，想把中美合作，從海軍手中奪取過來。

杜諾文不知道史迪威已在重慶批准授權梅樂斯獨立執勤，他既不事先告訴梅樂斯，也不先同戴先生商量，擬定一個神龍計劃，派海登博士先祕密到重慶進行。費正清爲戰略局工作，海登到重慶，常和他在一起，所以梅樂斯已知他的身份。當他要求梅樂斯介紹他晉謁委員長和戴先生的時候，被梅樂斯拒絕了。

「海登博士！你的神龍計劃不會實現，我無法帶你去見 蔣委員長。」

「你不可能知道這些事。」海登聽梅樂斯說出神龍計劃，非常吃驚，他對梅樂斯說：「這個計劃從來沒有寫在紙上過。」

「這個消息是從開羅傳來的。」顯然梅樂斯要比海登高明得多，梅樂斯說：「我敢担保，在我沒有知

道之前，日本鬼子早已經知道了。」海登不但沒有達成任務，在重慶也無法立腳，後來調到西南太平洋去工作。

杜諾文沒有辦法，祇好親自到重慶辦交涉，他了解，戴先生是非常愛國的，決不允許外國人來統制中國，指揮中國的游擊隊。他也不了解，為甚麼梅樂斯和戴先生合作無間，那是因為梅樂斯了解戴先生，親眼看見戴先生領導的真實力量，祇有戴先生有力量協助美軍在中國登陸，他為了美國的利益，祇有誠心誠意幫助戴先生，才能獲得美國所需要的利益。他從來沒有打算，由美國來支配戴先生，喧賓奪主。

杜諾文和戴先生談話的時候，祇有蕭勃和黃天邁兩個人在坐。他要從梅樂斯手中把中美合作所的領導權奪過去，戴先生不會出賣朋友，當然不會同意。他要指揮掌握中國的游擊隊，侵犯中國的權利，戴先生更不會同意。談話的時候，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大概是記載要談話的大綱。他一再抱怨中國方面，厚於梅樂斯而薄於戰略局。實際上是他的觀念根本錯誤，自私自利在作祟。我曾聽戴先生說過，杜諾文祇想抓權，不識大體。

談着談着，杜諾文很不如意，表現出非常憤怒暴躁，把手中的紙條揉成一團，狠狠地扔在地上，完全表現出強國的作風，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嘴臉，不是合作者應有的態度。

「這一個舉動，非常不禮貌，你可以離開。」黃天邁低聲向戴先生說。戴先生毫不在意地，慢慢站起來，準備離開談話的場所。

杜諾文發覺到情形不對，知道自己的舉動失常，一隻手趕緊按住黃天邁的肩膀，表示歉意，趕緊把扔在地上的紙團撿起來，塞進褲袋裏。戴先生才又坐下來。戴先生和戰略局合作，又如和英國合作一樣，無疾而終。

泰國軍官願效馳驅

戴先生對於泰國工作，從二十八年就已經着手進行了，派卓獻書爲軍事專員，建立情報機構，聯絡泰國皇族及華僑愛國人士。又在泰北地區與緬甸交界的地方，編組抗日游擊隊，防禦日本侵略。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南進，泰國政府沒有抵抗，就投降日軍，在日軍卵翼之下，行使政權。不甘國族淪爲傀儡的熱血青年、愛國志士，於是起來做「自由泰國運動」，這個運動的副領袖塞古安會到重慶，和軍統局商妥合作，支持他已經有的五個工作單位的電台，進入泰國，推展情報工作。

泰國駐美武官卡宮春，曾留學英國，受過高等軍事教育，是一位極有抱負的愛國青年才俊。他反對泰國的傀儡政權，在泰國已有祕密組織。他和我駐美武官蕭勃交情很厚，戴先生著蕭勃就近和卡宮春及美國戰略局商談，進行對泰國工作合作事宜。決定由卡宮春挑選泰國留美學生三十人，參加中美合作，來中國接受技術訓練，然後進入泰國工作。已經美國聯合參謀本部及盟軍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批准。

戴先生對泰國工作，非常積極，確實支援卡宮春和塞古安，分兩組進行。派卓獻書協助卡宮春，並在

雲南普洱設訓練班，加強訓練軍統局所組成的泰國挺進隊。每期兩個月，訓練兩百到五百人，一年內完成四個突擊營，加入卡宮春組，進入泰國，展開游擊活動。

另派邢森洲協助塞古安組，進行工作，以寮國為基地，加強塞古安原有的五個組織力量。卡宮春和塞古安這兩個組彼此之間，由卓獻書和邢森洲負責聯絡，和配合工作。

卡宮春回國之前，戴先生設宴為他餞行，戴先生看見卡宮春手上沒有戴手錶。一位軍事指揮官沒有一隻時間準確的手錶，是絕對不行的，戴先生立刻把他手上的名貴手錶取下來，親自戴到卡宮春的左手上。當時戴先生祇覺得卡宮春有此需要，並沒有別的想法，因為他動作迅速，像閃電一樣。可是卡宮春的感覺並不那麼簡單，這是他生平所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最高尚的感情和溫暖。很感動地說：「假如有一天，我在泰國得勢，將以這隻手錶的時間，定為泰國的時間。」

可惜到了三十二年十二月，美國政府把卡宮春的活動改由戰略局駐華代表卡福森指揮，他說：「戰略局訓練，不能超過三十人，而且祇限於情報，不能組成部隊。」普洱進軍計劃，無形中擱置。這是對泰國抗日工作很沉重的一個打擊。

後來卡宮春率領三十個人的團體進入泰國，雖在美國戰略局領導之下，但他仍然願意接受中美合作所指揮。戴先生將卡宮春組編為「泰國工作組」，仍派卓獻書偕同進入泰國，但原來的偉大計劃，被戰略局打消，卡宮春相當沮喪，不久就離開泰國，到了美國，不再從事戰略局領導的工作了。

外賓贊賞親眷皆歡

黃天邁說，外交官請一次兩百位以上的客人，對於座位的排列，都要費很大的週折，所以多用自助餐，而戴先生請五百位以上的客人，菜單親自核定，名次排列的洽到好處。經他檢查座位，一雙筷子放置的不正，都要糾正，外賓無不折服。

抗戰勝利後，戴先生在上海請客，主客是魏德邁。由黃天邁和李博高負責佈置，他們非常仔細，認為一點毛病都沒有，很妥貼了。

「你們都是到過外國的，爲甚麼這樣疏忽？」等到戴先生來看的時候，搖了搖頭，這樣批評。

「我們覺得很妥貼了，真不知道，還有甚麼地方疏忽！」黃天邁和李博高聽戴先生說，心裏真有些不服氣，所以反問一聲。

「外國人來時，如果看見一隻蒼蠅，」戴先生指着一隻蒼蠅，對他們說：「你們想想看，他們對我們這個國家觀感怎麼樣？」

原來有一隻蒼蠅，他們沒有注意，經戴先生一說，才大家起來撲滅那隻蒼蠅。

三十二年聖誕節一個多月以前，戴先生準備寄給中美合作所全體美方人員的家裏一些禮物，不論官兵，每人一份。這一包簡單的禮物，寄給他們的太太，不事先告訴他們本人。沒有太太的，寄給他的未婚妻

或女朋友。戴先生這一次的大手筆，使中美所的美國人高興得跳起來，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戴先生連他們的女朋友都知道，都關心。當他們接到太太或女朋友的信，告訴他們收到中國將軍寄給她們的禮物，高興的不得了，沒有不驚奇的。

當戴笠先生安葬的時候，梅樂斯要求來中國參加葬禮，美國政府恐怕共產黨不高興，影響馬歇爾奔走和談，祇准他以私人身份來中國參加。梅樂斯後來做哥倫比亞號兵艦的艦長，訪問上海，他駕小艇接黃天邁到他的兵艦上吃飯，相見之下，相抱痛哭，戴先生感人之深，到這樣地步。梅樂斯一提到戴先生之死，總是落淚的，看見黃天邁，想到中美合作的往事，情不自禁，真情流露。

梅樂斯戒酒悼戴笠

「喝甚麼酒？請你自己選擇！」梅樂斯指着各種酒瓶對黃天邁說。

「你不是很能喝酒嗎？」黃天邁看見梅樂斯自己不喝酒，却勸他喝酒，奇怪地問他。

「自從聽到戴將軍不幸死難的消息，我就戒酒了。」中國有句俗話，酒逢知己千杯少。一個外國人因為知己的朋友死去，再也不能對飲，居然會戒酒，這一位死去的朋友，感人的力量，可想而知了。

就黃天邁個人來說，他對戴先生感人的措施，也是念念不忘的。據他自己記憶，有一次他患傷寒，戴先生知道了，派鄭修元深更半夜接當時重慶最有名的中醫張簡齋給他看病。張簡齋真够得上名醫，沒有服

幾劑藥，病就好了。

過了幾天，戴先生要到東南去視察工作，人事處所簽的隨行人員名單上，有黃天邁，戴先生閱後批以：「天邁兄病癒不久，不宜遠行，再找張簡齋服藥一劑可也。」

長官對於部屬這樣關懷，除戴先生外，可說絕無僅有。有一次戴先生交給黃天邁一件相當厚的密件，要他親譯，並沒有限定時間。黃天邁知道戴先生很重視時間，可能這件密件很重要，所以，從接到文件的當時，就開始工作，連中飯晚飯都沒有離開座位，邊吃邊譯，一直翻譯到第二天天亮，前後不到二十四小時，完成了約兩萬字的譯件，趕緊封好，送還戴先生。中午黃天邁接到曾家岩公館秘書王漢光的電話通知說，戴先生請他晚上去吃飯。吃飯時除了閒話家常，沒有討論問題，也沒有提到翻譯文件的事，可是白蘭地倒喝了不少。黃天邁心裏明白，這完全是欣賞他翻譯文件的快速，而却意在不言中，這就是戴先生對於人生藝術特別高明的地方。

抗戰勝利後，戴先生到了上海，黃天邁仍留在重慶。突然接到戴先生的一份電報，要他去見行政院長宋子文，並且告訴他，已經同宋院長打過招呼，打算派他出使外國。黃天邁不急於回外交界工作，沒有去見宋院長，於是，戴先生叫他到上海去。

「有人跟着戴先生，是想作爲進身之階。」黃天邁到上海，去看戴笠先生時說：

「我對戴先生的感情非常感激。不過我並不願意此時離開你，回外交界工作。等戴先生做了行政院長

，我再做大使吧！」

「你做大使，遲早總會有的。」

戴笠先生聽黃天邁說完，不勝感慨系之，笑着說道：

「我做行政院長，永遠也不會的。」

過了不久，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坐機在南京失事，竟成永訣，好像他有預感似的。

吳廷琰深知共產黨

越南總統吳廷琰篤信天主教，獨身不婚，道德修養的水準都很高。留學法國，曾在法國政府任職，極富行政經驗。他為越南獨立，出力最多，當選為越南獨立以後的第一任民選總統。因為越南獨立由他所促成，所以，他熱愛越南，為任何一個越南人所能及。

中國抵抗日本軍閥，血戰八年，獲得勝利。在軍民十分困乏情況之下，共產黨乘機劫奪政權，展開全面叛亂，美國阻止我們討伐中共，硬要我們和談，結果使中國大陸沉淪，成為共產黨徒亞洲最大的侵略基地，支援北韓北越。吳廷琰領悟到共產黨的目的，在劫奪政權，不擇手段，絕不可信賴，所以不和越共打交道。他欽佩我們的先總統 蔣公和中國共產黨奮鬥了三十年，主張堅強反共，很多地方要向中國學習。請求中國政府派黃天邁去做他的顧問，由雷震遠神父介紹，和吳廷琰總統見了面。

黃天邁在做巴黎總領事以前，在印尼棉蘭任領事，曾到一個漁港去慰問僑胞。他是一位青年外交家，腳踏實地，從事工作，不帶一點官僚氣。那一個漁港的華僑，從來沒有中國的官員去看過他們，所以對黃領事蒞臨，興奮感激，無以復加。當黃天邁離開那個漁港的時候，七十歲以上的老僑胞都到路旁，代表全漁港的僑胞，準備美酒，在路旁舉杯相送，真是一幅極爲感人的畫面。黃天邁在越南五年，和吳廷琰總統相處得非常融洽。他晉見吳廷琰總統，可以不必事先約定，隨時可從官邸後門進去，由侍衛官引導會見，關係密切，可以想見。

吳廷琰在越南，人望威望最隆，各教派都擁護他。可惜爲他的兩個寶貝兄弟所累，造成很不幸的結局。他的母親當時已經九十高齡，住在故鄉順化，由他的公弟在家照顧，這個總統的公弟，利用他哥哥的威望，在順化作威作福，豪強霸道，儼然是順化的土皇帝，最爲順化人所憎恨，影響到對吳廷琰的信仰。

吳廷琰是老三，他的四弟吳廷孫是他的顧問，主持特務工作。吳廷孫的能力太差，做法並不高明，尤其對反對派潘光旦等，處理方法，也欠妥善，最糟糕的是他的老婆陳麗春，一個愛錢如命的美麗女人。

因爲吳廷琰獨身，沒有太太，許多第一夫人應該做的事情，自然落在陳麗春身上，使這個年輕女人有了崇高的社會地位，驕狂到人人厭惡，人人痛恨。她愛錢，甚麼錢都敢要，貪污斂財，臭名四揚。這一筆賬也記在吳廷琰的身上，不知真像的人，以爲吳廷琰政府貪污，成爲攻擊吳廷琰的話柄。陳麗春又非常驕傲，凡是她瞧不起的人，休想同她握一次手，人緣之壞，壞到頂點，也增加了人們對吳廷琰的不滿和反感。

美國的強迫推銷術

美國駐越南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受吳廷琰的反對派和野心軍人的鼓動游說，對吳廷琰很不滿意。吳廷琰又天性固執，有時不買這些美國人的賬，也促成他們和吳廷琰的反對派及野心軍人結成一體，進行倒吳的局面。

美國人往往以他們的政治形態，所謂美國的民主政治來衡量亞洲各國。他們不明瞭亞洲各國的特質和實際情形，往往鑄成大錯。而美國國務院和若干學術機構因為共產黨滲透，一切措施無形為共產黨所操縱，所作所為，都是有利於共產黨一方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土地改革者，強迫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和談，派馬歇爾為特使，來到中國，結果斷送了中國大陸。韓戰爆發，中共又抗美援朝，介入韓戰，使美國子弟流了不少的鮮血，擱去美國子弟不少的性命。美國人對這些血的教訓，並不重視珍惜，對於越南，依樣葫蘆，仍然用對付中國的手法，去處理越南問題。要吳廷琰和越共和談（最後季辛吉促成越南和談，斷送了越南，演變成今日越南的慘狀，製造了大量越南難民，也延長了高棉的內戰），吳廷琰以中國血淋淋的事實為殷鑒，不再上當，不同意美國人的和談主張，也增強美國人要推翻吳廷琰政府的陰謀。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的負責人是克萊恩 (Ray S. Cline) 博士，後來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現任華盛頓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國際問題及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頭腦清楚，智慧高，有正義感。先總統得知越南中央情報局人員醞釀倒吳廷琰，交代經國先生介紹黃天邁和克萊恩談。

「你要想真正了解越南情形？」經國先生和克萊恩說：「我可以介紹一位在越南五年的人，和你談談。」

「O, K.」克萊恩同意，陳大慶將軍打電報給黃天邁，要他立即回國，黃天邁不知道爲了甚麼事，第二天乘飛機回到台北。

「經國先生要和你談談，趕快去見他。」黃天邁看到陳大慶將軍，陳大慶告訴他。

「總統支持吳廷琰！你去和克萊恩談談，把越南的真實情況告訴他，要他們慎重處理越南問題。我已經和克萊恩約好。明天上午你就去看他。」黃天邁曾見經國先生時，經國先生這樣交代他。

黃天邁說服克萊恩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黃天邁去和克萊恩會談。黃天邁記得很清楚，克萊恩慎重其事，有九位助手參加談話，各人手持筆記簿，把他們會談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會談了三個多鐘頭，所談的問題，非常廣汎

深刻，談得非常認真，不比尋常。

「你們在越南的美國人，兩年調任一次，所接觸的面不够廣闊，所知道的深度不够深刻，容易被有用人所瞞蔽。」黃天邁告訴克萊恩：「我在越南快五年了，上自總統，下至於販夫走卒，都有接觸，接觸非常廣闊，還有衆多的華僑。我對越南的了解，深信比你們美國人正確可靠的多。」

「吳廷琰政府貪污，」克萊恩說：「應該換一位年輕人來試試！」

「我告訴你！」黃天邁說：「吳廷琰絕對不能調動。在越南，除了吳廷琰，誰也統治不了。那些年輕的軍官，不但威望不够，沒有政治經驗，誰也不會服誰。他們年輕氣浮，生活奢侈，都沒有像吳廷琰總統那樣健全樸實。不幸吳廷琰被迫下台，我敢担保，越南一定大亂，亂到不可收拾。你說吳廷琰政府貪污，也不正確。吳廷琰非常廉潔正直，他的一切都是爲了國家，不需要貪污。真正貪污的，不是吳廷琰，是他的弟媳婦，吳廷琰的太太陳麗春。」

「陳麗春在政治上能够影響吳廷琰吧？」克萊恩問。

「絕對不能。」黃天邁很肯定的回答：「因爲吳廷琰擇善固執，不會受像陳麗春那樣年輕女人的影響。陳麗春也不敢在政治上去影響吳廷琰，她祇能利用政治地位弄幾個錢而已。」

「陳麗春既然利用政治地位貪污，不是和吳廷琰貪污一樣嗎？」克萊恩又問。

「不一樣。」黃天邁說：「陳麗春貪污，可能吳廷琰不知道。吳廷琰是吳廷琰，陳麗春是陳麗春，不

能混爲一談。陳麗春代行第一夫人的許多事情，那是沒有辦法的自然現象，不得不如此。假如你們美國能運用你們的影響力量，設法把吳廷琰夫婦調爲駐外大使，甚至駐美大使，使她離開西貢，問題不是就解決了嗎？越南政府不是就乾淨了嗎？」

「吳廷琰不和越共和談，他要戰爭，這是越南人不會贊成的呀！」

「吳廷琰不和越共和談，是有原因的。他鑒於中國政府和中共和談的結果，是斷送了中國大陸。共產黨祇有一個目標，就是奪取政權，所謂和談，不過是奪取政權的手段而已。誰和共產黨和談，誰就會上當。吳廷琰絕對不步中國的後塵，不願意把越南落入越共手中，所以，他不和越共和談。你能說他不對嗎？」

克萊恩對於黃天邁的分析，大部分同意，不過美國人的成見很深，又會使克萊恩有所懷疑，未必全信。黃天邁相信，克萊恩重視他的意見，他和克萊恩所談的，克萊恩會報告美國中央情報局。至於情報局能否採納，那是另外一件事。

越南恨史迦彭滄桑

黃天邁離開越南，回國不到一年，吳廷琰終於被推翻，而且被殺害了。最令人惱恨的，爲首的叛軍阮慶，却是吳廷琰的乾兒子。事變發生，吳廷琰和吳廷琰逃到堤岸中國人居住的地區躲避，因爲，吳廷琰的

工作太差勁，連他們兄弟二人自身都保護不了，被叛軍捉住，在押返西貢的途中，亂槍打死於坐車內。越南演變的結果，果然不出黃天邁所預料。克萊恩尚活在人世，他會記得和黃天邁在台北所談的一切，美國斷送了越南，能不感慨萬千嗎？

吳廷琰對付共產黨，是有一套有效辦法的，假如吳廷琰總統不被推翻，不被殺害，越南絕不會淪亡，吳廷琰的辦法是建立戰略村，使共產黨不能在鄉村潛伏，游擊隊不能在鄉村立腳，可惜戰略村完成不到一半，吳廷琰總統就遇難了，共產黨對越南政府加強滲透。不祇對政府機關大量滲透，連各大寺廟也滲透了。共產黨的幹部剃光頭髮，披上袈裟，搖身一變，變成和尚，混進各個寺廟，假和尚操縱了真和尚，各大寺廟變成反政府的強大力量，和尚和政府作對，要引火燒身。阮慶、阮高祺這般青年軍人，祇知爭奪權位，相互排擠，却對付不了共產黨，終於使越南淪亡了。

黃天邁於四十五年九月到五十二年任駐非洲迦彭大使，實現了戴笠先生所說：「你做大使，遲早會有。」迦彭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兩年，與大陸共產黨建交。迦彭外交部對黃天邁說：「我們和中國大陸建交，是大勢所趨，但我們仍舊歡迎你們的大使館留在迦彭。我們更希望你們的農耕隊不要撤走，迦彭是需要他們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黃天邁告訴迦彭外交部，下旗返國。農耕隊曾在沙漠裏建設了綠洲，中共人員接辦了我們建設起來的農場，很快就荒蕪了，再也看不到綠油油的稻田了。